

中国唯一在英文报纸上做广告的城市

——张謇与《密勒氏评论报》之一

□朱 江



《密勒氏评论报》(The China Weekly Review, 初名 Millard's Review of the Far East)是美侨在上海出版的英语周刊,1917年由密勒(Thomas F. Millard)创办,1953年停刊。《密勒氏评论报》见证了时代风云,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,与毛泽东的对话内容,最早就是在《密勒氏评论报》发表。张謇与《密勒氏评论报》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,《密勒氏评论报》持续关注张謇和近代南通的发展,有多篇翔实的报道。

美国杂志《世界召唤》在1925年4月刊登《中国的模范城市》,文章开头就是:南通是独一无二的,在于它是全中国唯一在英文报纸上给自己做广告的城市。这句话曾经引发笔者强烈的兴趣和探索欲望。

2011年,我先是联系上海社科院图书馆,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资料主要面向单位研究人员,但如果确实需要的话也是可以用的。11月25日,我电话联系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,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,听清要求,她首先告知有,然后又问需要哪一年的,接着她说马上去库房看一看确定一下。几分钟后,当我再次去电话时,得到明确的答复,1920年的《密勒氏评论报》有收藏。11月30日,在徐家汇藏书楼二楼那间典雅的阅览室里,见到了那位名叫包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她的同事。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,百年前的报纸很快呈现在面前,在柔和的台灯灯光下,微微泛黄保存完好的《密勒氏评论报》让人有时光的穿越感。看

到1920年6月12日第71页,《南通——中国模范城》(NANTUNGCHOW——The Model City of China)为题的整版广告,心里很是激动。

《南通——中国模范城》首先介绍南通的地理和人口情况:“南通地处长江北岸,距离上海100英里,位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。南通城区人口15万,全县人口150万。”接着枚举11项南通的发展成就:

——“通州棉”的出产中心,其质量冠绝华夏,年产超过1000000包。

——拥有50多英里长的新式马路,大部分是石子路面。

——多个棉、蚕种养实验基地和学校。

——一所现代农业学校,126名学生在具有留学经历的教师指导下,从事务务操作。

——散布的334所学校接纳20000余名学生。

——2座现代化的棉纺厂,共有60000纱锭,500织布机和3000工人。

——1个现代化的棉籽油加工企业,产能可供出口。

——5家银行和8个钱庄。

——火柴厂、面粉厂、缫丝厂、铸铁厂、电灯公司各一。水运线路直达上海等地。

——在上海拥有一座现代办公楼,内设银行。

——在纽约第五大街开设中国绣品商店。

对于南通的经济发展前景,广告作了如此展望:“南通方兴未艾的事业包括:总投资超过300000元的数百英里筑路计划;新建7个棉纺织厂;新建发电厂;保障工业发展的煤矿开采;对长江泥沙淤积形成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的开垦。”

广告的最后,向境内外的各界人士发出了邀请:“南通

欢迎四方宾朋。这里有两家舒适的旅馆。境内五座圣山之一的狼山,风景美不胜收。数百座庙宇和一座宝塔构成了无双的东方胜景。需要了解更多南通情况的人士,可与南通商会联系。”

《南通——中国模范城》与其说是广告,不如讲是南通城市形象的宣传。1920年正是南通社会各项事业高歌猛进的时候,大生纱厂的盈利能力达到鼎盛,张謇的蓝图里有天生港发电厂的建设,用于降低南通各企业的生产成本,同时提供小作坊用电。张謇还重视化学工业的发展,希望利用本地所产的盐作为原料,设立烧碱厂,来打破当时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局面。而这一切都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撑,资金希望借助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,为南通的发展提供外来的支持。

张謇所创的各项事业,始终是各种先进要素有机结合的产物。以早期的大生纱厂为例,经营和管理层主要是本土的商人,他们经历商场的磨砺,拥有丰富的营商经验和市场适应能力。资金通过股份制形式募集;纺织机器来自英国,机器安装的指导依靠英国工程师汤姆斯;厂房的建筑则是由上海的曹协顺木作完成。大生纱厂盈利之后,南通各项事业渐次推进,依然依托南通内外的各种资源,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人才技术上的。

因此,《南通——中国模范城》既是张謇和所在的南通这个崛起中的城市自信的体现,也是希望其发展的成果能为更多人所接受,希望在更大的范围推广,同时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南通。这个广告从1920年6月12日到9月18日共刊载15次。1921年元旦,在原来广告内容的基础上,又增加大达轮船公司上海至南通的航行信息,并且陆续刊登到1922年4月15日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

母亲

□沈志冲

童年时代,我的家境还算富裕。父母乐善好施又热情好客,所以我家人缘好是远近出了名的。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钱,没砌一间像样的屋,没添一件出客的衣,全花在亲友身上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,父亲撒手西归,母亲拖着多病的身子勉强工作以维持生计,供我上学。

往日的那班食客没了踪影,倒是父亲生前来往不多的几位亲友,时常接济点东西,拉我们吃顿便饭。于是,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读懂了“世态炎凉”这几个字的内涵。深秋的夜晚,看着从窗户里透进来的清冷月光,母子俩常常聊着聊着不禁泪湿青衫。从那时起,我就有一个梦想:好好学习,考上名校,改变人生,让母亲享受人生的温情。

1960年,我从黄海之滨的一个小镇,带着一身的风尘,跨进了南通县中(现通州中学)的大门,开始了人生的转折。在这里,我有幸遇见了一群可亲可爱的师长,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;在这里,我有缘结识了一帮亲如兄妹的同学,享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;在这里,我有机会接受到朴素的思想教育,奠定了人生信条。

我如饥似渴地学。学校里难得放一场电影,操场上人头攒动,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在读书;节假日同学们都回家与亲人团聚,教室里也只有我在读书。在县中的这几年,正是困难时期,长身体的我却吃不饱肚子,粮食是用计划的,我忘不了母亲为少让我挨饿,拖着病恹恹的身子去拣田里的麦穗遭到呵斥,也忘不了好心的同学将家里带来的吃食给我分享。

我喜爱文学,作文常被语文老师拿到班上点评,老师多次鼓励我要好好努力。后来我的散文《美丽的黄海之滨》得了县里征文一等奖,这更加坚定了文学之梦。

但没过多久,梦碎了。母亲离我而去,我心中的山,我心中唯一的牵挂,我的天塌了!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,真不知道如何面对人生,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,到底还有没有路可走?

迷茫中,母亲单位的领导安慰我:“小沈,虽然你母亲走了,但组织还在,你到我们供销社来,你有文化,当个会计、文书什么的,有个工作,单位就是你的家。”

雪中送炭啊,我由衷地感谢支书和主任对我的关照,给了我希望。老师和同学的深情厚谊,让我热泪涟涟。班主任说:“你不能退学!你要坚持。如果你妈还在,你工作可以减轻家庭负担,让她安享晚年,如今老人家已经走了,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,你要为她争气,为自己争气,还有两年你就毕业了,如果能考上大学,生活费全赖助学金就可解决,你能考上的,你会考上的!只是这段时间艰苦一点,你还有学校,还有班级,还有这么多同学,我们都支持你!”同学们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,有的暖语感人,有的偷偷塞给我3角、5角、1元、2元。要知道那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7元,这些钱是他们从微薄的生活费里省下来的,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,一元一角一片心,使我这个孤儿重又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最难忘的是我的同桌沈建平,每逢星期六傍晚他总邀我一起回家。他的妈妈像慈母一样管吃管住,帮我缝补衣服,他的爸爸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,做过南通县县长,可没有一点架子,像慈父一样开导我,使我这颗孤寂的心重享到家的温暖。

屋漏偏遭连夜雨。高考体检,我查出浸润型肺结核,不能参加考试。这无异于当头一棒,几乎把我逼到人生的绝路上。离校时,我忘不了老师和同学送我到轮船码头洒泪而别的情景,忘不了母校送给我的20元救命钱,一路上那奔流的河水,分明就是老师、同学、党和政府对贫苦学子的如海深情。

从此,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跋涉。无钱治病就晒日光浴,让紫外线杀菌;缺少营养,用邻居赠我的3元钱喂养了6只小鸡;雨夜屋漏,淋湿衣被,秉烛而读;夏夜蚊叮,两脚插进水桶里复习……我在积累知识,在做最后的冲刺。

第二年复读时,因缴不起学费,进不了教室。我徘徊在校东的小河边,百感丛生。无奈之下,走进了校长办公室。他静静地听完我的倾诉,然后写了一张条子,对我说了四个字:“好好学习!”

1964年,我考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。先后去过工厂、下过农村,进过兵营,成了共产党员、人大常委、文联主席,在全国和省报报纸杂志和有关出版社发表过长短短的文章数百篇,编著出版了18本书。我参编的《通州市志》,获通州特等奖;我主编的《通州历史文化概览》获江苏省精品工程一等奖、通州特等奖;我编著的《中国民间故事全书·通州卷》获国家级“山花奖”;我搜集整理研究了40多年的长歌《魏二郎》被列为“江南十大叙事诗”、南通市级非遗;《通州童子戏》是省和国家级的非遗项目。

回首往事,充满感恩。我这个孤儿一点也不孤独。虽然母亲不在了,但有党和政府的扶持,社会的关怀,使我深切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,慈母般的关爱。如果没有党,这个贫病交加的孤儿,不是暴毙于荒野,就是在我饥俄和病痛中苟且挣扎,怎能进大学,何谈文学梦?党,就是我的母亲!

故乡的味道

□尹 画

火饺

L只和我们同学过一年,初二他就转去外地读书,多年音讯了无。四年前,他辗转找到老同学,加入微信群。

只在南通生活了13年的他,对小时候吃过的东西、玩过的地方,竟都没有忘——他惦念濠河边垂柳下的散步,想念少时住过的寺街,记得初一常去人民路的清泉浴室洗澡。当然,童年的美味,也成为百聊不厌的话题。回民饭店的蛋饼和麻油面、马房角的馄饨面,人民饭店的肉包子,还有,他念念不忘“金黄色的火饺好好吃”。

有一年,他回南通探望小学班主任,特地跑去四宜糕团店回味了一席“童年的美味”。叫了碗荠菜馄饨和两只金灿灿的火饺,圆鼓鼓的月牙状火饺,一看肉馅就塞得很足,吃起来过瘾。

小时候,菜场边常有卖火饺的摊位。起一锅热油,一炸就是一大锅。火饺讲究趁热吃,刚出锅时皮最脆,咬一口,肉汁儿冒出来,带葱花的肉馅鲜美可口,火饺的特色就在于外脆内韧。等我移居上海之后,才知道火饺竟是家乡特有的美味。物以稀为贵,回家乡探亲时,每看到火饺我就必点一只,发朋友圈看到友人评论:“火饺是用火烤出来的吗?”我就得意扬扬,好似在吃的方面我已经胜人一筹似的。

焦屑

物资匮乏的年代,吃什么都香。印象中最香的就是焦屑。在家乡,我们习惯叫它:焦麦屑。并不能经常吃到。食品店里买不到。常常是爸妈走亲戚,从乡下回来后有时就能变戏法一样变出一袋焦屑。

淡咖色的麦粉,舀几勺到碗里,加上白糖,冲进沸水,调成糊状,满屋子满鼻子都是浓郁的麦香。有些美食闻起来比吃起来香,但焦屑不,它是一款口鼻都能感受到奇香的美食。小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一款焦屑实在不吃,于是,满心期待下一次的大变戏法快些到来。

不久前,回家乡探亲,在一家土特产的小店里,竟意外看到了焦屑。“寻忆儿时的味道,只有史忆牌焦屑”,如今焦屑已堂堂正正成为货品,成为家乡传统美食的代表之一。焦屑的原料是本地裸大麦粒,经纯手工炒制,历经十二道工序加工而成。有民谚:“六月六,一口焦屑一口肉”。想来过去焦屑是被当作主食来吃的。

看了袋子背后的食用方法:滚开水冲调匀,随个人口味添加糖或蜂蜜、香油,口感更佳,也可与稀粥拌食。焦屑还可以加香油吗?还可以与粥拌食吗?这两种吃法我从没尝试过,不免觉得新鲜而好奇。照此方法各尝一下,一包八零年代的焦屑吃出了二十一世纪的新花样。

纵然心中再对焦屑怀有情感,如今再也吃不出儿时的惊叹之感了,只不过成为心灵上的一种慰藉。带了焦屑回上海,没想到非常受公公的欢迎。公公儿时在泰州长大,他说小时候就是吃着焦屑长大的。我于是趁机做了回好人,把剩下的焦屑都孝敬了公公。没两天,公公告诉我,一包焦屑吃完了。

芦糝

如今的孩子很少能看到芦糝,更别提吃了。但在我的童年时代,芦糝和西瓜、冰棍、酸梅汤并列我的四大夏日美食。

芦糝长得高高瘦瘦,高粱一般,顶部结着长长的穗子。有农田的人家基本都种过。外婆住在郊区,也有一亩三分地,儿时暑假同妈妈一起去外婆家玩,返城的时候,外婆总会去田地取一束芦糝,再砍成一尺的长度,拿绳子捆成一束,让我们携带回家。

吃芦糝是件欢快的事,欢快到可以忽略掉偶尔划破手指流血的疼痛。就像吃甘蔗要削掉外层的硬皮,芦糝也有一层硬壳,不过硬度不及甘蔗,不必拿刀削,小小的牙齿就可充当锋利的削皮工具,拿牙齿剥掉芦糝的硬皮,然后像嚼甘蔗一般嚼一段芦糝,嚼出一嘴甜汁。

小辰光的满足阈值就是如此之低,嚼着一嘴甜汁便觉人生美好。自然生长的芦糝,并非根根甜蜜,有时候品种不好嚼出来的汁水就不太甜,甚至会吃到坏的芦糝,肉里长了红色的芯子,嚼出来血丝一般。所以,也就能理解为何吃上一根好甜蜜的芦糝时,内心是那么满足了。

外婆离开人世已近三十年了,我还清晰地记着几个场景。除夕她在八仙桌上手工搓汤圆,给我煎煮黄的荷包蛋,倚在篱笆门前目送我们回城,还有夏天她在田地里掰来玉米和一地的芦糝。有一年,外婆种了新品种的芦糝,紫皮紫肉,外婆神秘半志忑地说,新品种好不好吃?我当场用衣角擦擦芦糝,剥了一根,嚼嚼,并不如原来的品种甜,“不好吃,以后别种了”,我朝外婆嚷嚷,如今想来,外婆当年有多失望啊。

外婆走后乡村就成了回不去的记忆。前年夏天,我开始热衷在网上买菜。有一天,突然想到芦糝,竟然搜到了崇明产的芦糝。赶紧下单一解思念,然而,却是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了。想念外婆。



风荷 许聪 摄

狼山风物志之煤油灯

□海 德

煤油灯,曾经是狼山脚下农家的“小太阳”,伴随了我20年,照亮了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路。

煤油灯,即小玻璃瓶里装上煤油,瓶盖上凿个洞眼,用一根绳芯浸在煤油里,绳头从瓶盖穿出来,这叫“灯捻子”,用火柴点着,小火苗闪闪烁烁,发出的光亮照耀了黑暗。黄昏时,舍不得用,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,房屋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时,才点亮煤油灯——豁然开朗,整个房间亮堂起来。

我有个住在姚港的小伙伴,名叫施印国,他外婆和我们在一个村子里。他每次来外婆家都带来不少“小人书”,我们互相借阅。《三国演义》里关公秉烛读兵书,这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刻。我只好煤油灯下看小人书,家里怎么不买蜡烛呢?没钱呗。难得,我家还是买蜡烛的,那是过年的时候,也就是过春节时,买上几支红蜡烛,除夕夜点上,红红火火、亮亮堂堂,再加上大红的“福”字,新贴的对联,过年的气氛骤然热烈浓烈起来。高兴了几天,我们又回到“煤油灯时代”。

煤油灯,也有高光时刻,那就是用美孚灯。美孚灯是舶来品,玻璃瓶上装着的玻璃罩,可拆卸,旁边有个可以调节火苗的扭手,这是有钱人家用的照明工具。像我们贫困人家是万万舍不得买的,耗煤油多,又是易碎品。没钱人也有没钱人的办法,依瓢画葫芦,仿制一个玻璃灯,我的姑父就做了一个。

姑父家离我家大约一里地。每次他来我家都是沿着名叫“长沟”的河边走来,我们站在家门口,黑夜里看一盏灯倒影在岸边河水里移动,远看像萤火虫在飞,越来越近,就知道姑父来了,父母泡好了茶等待……姑父来了,首先吹灭了玻璃灯里的火苗。这是他自己动手做的可以提着走的“土灯”,四周嵌着玻璃,上面用铅皮做的顶盖,再大的风都不怕。后来,我父亲也做了一个。夏天的夜晚,父亲提着玻璃灯带着我到长江边芦苇荡里捉蜻蜓。蜻蜓类似螃蟹,体形略小、壳是方的爬行动物。大白天捉蜻蜓不容易,爬起来张牙舞爪,见到人立刻钻进洞里。夜里,玻璃昏黄的灯光一照,白天神气活现的蜻蜓匍匐在芦苇根旁一动也不动,束手被擒,每晚父亲和我总是满载而归。

那时的玻璃灯,就是自己制作的土电筒,行走夜路的照明工具。有人说,现在影视里夜晚出行都是提着灯笼,那是富贵人家讲的排场,灯笼里点的是蜡烛,成本高,遇到刮风下雨也不安全,乡村几乎不用这样的奢侈品。

我们上小学三年级,正是集体农庄成为中国农民生活的范本。我们乡村没有集体农庄,先让小学生过集体生活。我们吃学校食堂,集体住宿,寄宿在校旁的农家。我们班十几个男同学挤在一户周姓人家草铺上,大

家兴奋不已。到了晚上,怎么也睡不着。想家了,也是也不是。咋了,这家到了夜里也是点的煤油灯,问题是屋子角落里停放着一口黑漆棺材,毛骨悚然。乡村有一个风俗,家里老人年近古稀,趁他活着时打口棺材,叫寿材。让老人延年益寿,多活几年长命百岁;又讨个好彩头,棺材棺材,升官发财……我们一群10岁左右的孩子,又没有大人在身边,睡在棺材旁边,好像觉得棺材里有死人,随时会爬出来。关键是煤油灯增加了恐怖氛围,芦苇帐围成的墙壁,无缝不入的风吹得煤油灯火苗飘忽不定,一会儿亮一会儿暗,犹如鬼火一般。再加胆大的同学恶作剧,黑暗时突然一声喊“鬼来了!”胆小的同学吓得哇哇大哭,我也用被子蒙住头,躲在被窝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……第二天,大家上课都没精打采,整夜失眠了。

这天语文课讲的成语故事“凿壁偷光”,西汉大文学家匡衡勤奋苦学的故事。匡衡苦学而无烛,凿墙偷隔壁之光而读书,这故事确实感人至深,多少年流传下来让人深信不疑。我却抱怀疑态度,蜡烛的光有多亮,可以让隔壁凿一小洞而偷之。不说破坏私有财产,就是敞开一扇窗,又如何读得竖排着繁体字的古书?何况我们在煤油灯的直接照耀下读书已经比较吃力了,何况是借光?可能,古人杜撰的成语故事,不一定要科学严谨,只要能口口相传,达到勉励后辈勤奋好学的效果,足矣。

煤油灯,是我家光明之神。如果客人来家,母亲就换根粗点灯芯,捻子拉长些,灯就明亮了许多。家用时,是细而短的捻,只要能亮就行。最拿手的是母亲用煤油灯灭蚊子——夜里床上张着一口蚊帐,睡前用蒲扇从里往外扇,把蚊子赶出去。也有漏网的,母亲就拿着煤油灯去烫叮在蚊帐上的蚊子。时机掌握得非常准,正好蚊子见到火光靠近,危险来了,急忙展翅起飞,母亲用煤油灯靠上去,“吱”的一声,蚊子自投火网。我和弟弟看得目瞪口呆,母亲是了不起的捕蚊能手。有一天,弟弟也学着母亲用煤油灯灭蚊子。没想到蚊子没灭着,却把蚊帐点燃了。幸好,眼明手快的母亲从隔壁厨房赶来,一把扯下燃烧的蚊帐扔进水缸里。如若稍微慢了一步,芦苇编成的“壁障”、稻草盖成的茅草屋就会化为灰烬,我们将失去栖身之处。急忙赶来的邻居何恩龙说,我在张家坝就看到你家窗户里一片火光,我发现失火了。邻居们闻讯纷纷赶来,还好还好,没有出大事,小心火烛!母亲连忙到家堂菩萨面前敬香祈祷,观音菩萨有灵,保佑我们无灾无难。弟弟和我吓得发抖,从今以后,再也不敢玩火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们村通上电了,家里装上电灯,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用的“煤油灯”。